

欧洲库尔德移民与国际关系

张学琼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昆明 云南, 650091)

摘要: 中东以外, 欧洲是库尔德人聚居最多的地区。欧洲库尔德人的最大群体来自土耳其, 而德国是接收库尔德移民最多的欧洲国家。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在欧洲的库尔德人的主体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库尔德人涌入欧洲及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 (PKK) 在欧洲库尔德移民中的政治动员影响了国际关系。与此同时欧洲库尔德移民的政治前景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 欧洲; 库尔德人; 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681(2009)01-0157-04

作者简介: 张学琼, 女,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2007年获首届云南大学笹川基金后续项目 (RMP) 资助, 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习。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库尔德问题研究。

一、库尔德人移民欧洲的背景

库尔德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非国家民族, 人口估计在 2 500 ~ 3 000 万之间, 主要分布于中东的土耳其 (1 200 ~ 1 500 万)、伊朗 (500 ~ 800 万)、伊拉克 (450 ~ 500 万) 和叙利亚 (100 ~ 150 万), 在中东是人口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

中东以外, 欧洲是库尔德人聚居最多的地区。据估计,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在欧洲的库尔德人已超过 100 万, 其中以德国为最多 (50 ~ 80 万)。

欧洲库尔德人的最大群体来自土耳其。客观原因主要是: 土耳其库尔德人口众多; 土耳其在地理上更接近欧洲且与欧洲的关系更为紧密; 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东南部经济落后、冲突频仍。

库尔德人移民欧洲的背景比较复杂, 归结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经济移民。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复兴与繁荣, 欧洲亟需劳动力, 不少国家都制订了劳工招募计划。20世纪 60 年代, 库尔德人以劳工移民的身份第一次大规模流入欧洲各国。1960年代约 3 万土耳其人到达法国, 其中, 约 1.5

~ 1.7 万是土耳其的库尔德人。1961 年、1967 年和 1969 年德国、瑞典和法国先后与土耳其达成有关招募劳工的协议, 促使更多的库尔德人来到欧洲国家工作。这次劳工移民因 1973 年石油危机, 世界经济衰退而基本结束。

二是作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涌入欧洲。1980 年土耳其军事政变之后, 以及 1990 年代初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 (PKK) 在该国东南部的冲突升级和海湾战争结束, 是库尔德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涌入欧洲的两个高峰时期。1980 年土耳其军事政变, 欧洲在批评土耳其民主恶化的同时, 接纳了大量声称在自己国家遭到迫害的库尔德难民及寻求庇护者。政变后的 10 年间约有 35 万土耳其公民向德国提交了庇护申请, 其中库尔德人占 90%。自 1984 年 PKK 发动对政府的游击战以来, 土耳其东南部陷入长年冲突和动荡之中, 1984 ~ 1998 年, 估计有 3.7 万人在土耳其国内冲突中丧生, 其中绝大部分是库尔德人, 另有约 300 万库尔德人流离失所。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 伊拉克库尔德人“起义”失败, 约 200 万库尔德人逃往土耳其、伊朗, 造成举世瞩目的难民问题。这些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中的相当一部分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欧洲。

收稿日期: 2008-12-20

Michael M. Gunter, *Why Kurdish Statehood is Unlikely*, in *The Kurds in Iraq*,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 No. 1, Spring 2004, p. 107.

没有中东国家库尔德人口的确切统计数据。Lokman I Meho and Kelly L. Maglaughlin 估计: 土耳其 1500 万, 伊朗 750 万, 伊拉克 500 万, 叙利亚 150 万, *Kurdish Culture and Societ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 4, Greenwood Press, 2001; Krim Yildiz 估计: 土耳其 1300 万, 伊朗 570 万, 伊拉克 420 万, 叙利亚 100 多万, *The Kurds in Syria: The Forgotten People*, p. 8, Pluto Press, London, 2005; ? sten Wahlbeck 估计: 土耳其 1200 ~ 1400 万, 伊朗 550 ~ 800 万, 伊拉克 450 万, p. 45 ~ 56, *Kurdish Diaspora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urdish Refugee Communities*,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没有在欧洲的库尔德人口的确切统计数据。Lokman I Meho and Kelly L. Maglaughlin 估计: 在欧洲的库尔德人超过 100 万, 德国 60 多万, 前引 *Kurdish Culture and Societ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4; Bernuti D., Doru E., Gianfelici F., Khayati Kh 估计: 在欧洲的库尔德人有 100 万, 德国 60 ~ 80 万, 法国 13 ~ 15 万, *Kurds in Europe: from Asylum Right to Social Right*, Research Financed by European Commission - Employment and Social Affairs DG, Realized by the Kurdish Information Offices in Berlin, Paris, Rome and the Kurdish Institute of Stockholm, Coordinated by Association per la Pace Onlus, 2002, p. 168; Michael M. Gunter 估计: 在欧洲的库尔德人超过 100 万, 德国 50 多万, 法国 6 万, 英国 2 万,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Lanham, Maryland and Oxford, 2004, p. xxvii

前引 *Kurds in Europe: from Asylum Right to Social Right*, p. 32

参见 Vera Eccarius - Kelly,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Leverage Points: Kurdish Activism in the European Diaspora*,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22, No. 1, 2002, p. 91; Alyna J. Lyon and Emek M. Uçarar, *Mobilizing Ethnic Conflict: Kurdish Separatism in Germany and the PKK*,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4, No. 6, November 2001, p. 931.

Krim Yildiz, *The Kurds in Turkey: EU Accession and Human Rights*, Pluto Press, London, 2005, p. 16

Krim Yildiz, *The Kurds in Iraq: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luto Press, London, 2004, p. 53.

战争是形成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最主要根源。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库尔德人由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通过第三国安置被重新分配到欧洲国家。如,在芬兰的绝大多数来自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是1990年以来作为配额难民抵达的。2004年11月,UNHCR与国际移民组织合作,将348个滞留在约旦——伊拉克交界处无人区的来自伊朗的库尔德难民运送到愿意接收他们的瑞典。还有一部分以非法移民的形式涌入欧洲。1997年底,意大利两次截获载有库尔德人的船只,共有1200多名库尔德人抵达意大利,这些库尔德人都寻求政治庇护,最终基于人道主义被赋予了临时居留许可,但其中的大部份只是假道意大利,再前往德国、荷兰、瑞典、芬兰等国。2001年2月中旬,一艘名为“东海号”的轮船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海岸的布卢里海搁浅,法国警方出动救生船和直升机救出了船上近千名库尔德人。截止2002年1月,这些人中有156人在法国申请庇护,其他许多人离开法国前往德国和荷兰。

库尔德人的内部冲突也是造成库尔德人到欧洲寻求庇护的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对与政府合作的库尔德平民采取何种政策,土耳其的PKK内部发生分歧,以胡赛因·耶尔迪里姆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因反对报复政策而离开土耳其。耶尔迪里姆到了瑞典,成立“复兴库尔德工人党”。1980年代末,伊朗库尔德民主党 (KDP) 发生分裂,许多领导人前往欧洲国家寻求庇护,据估计,约有1.5万前伊朗库尔德的干部在德国、英国和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流亡。1994~1998年伊拉克的两大库尔德派别——库尔德民主党 (KDP) 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 (PUK) 为争权夺利爆发内部冲突,结果不仅使原有的库尔德难民难以返回,还制造了新的难民。

此外,还有少量到欧洲求学后留在当地的库尔德人。由于伊拉克与英国的历史联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一直是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学生的重要接收国。在意大利的400~600名伊拉克库尔德人中,最初到达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来留学的100名学生;在意大利的伊朗库尔德人约有300人,绝大多数是以政府奖学金的形式来的。

二、PKK在欧洲库尔德移民中的政治动员

20世纪80年代后,欧洲库尔德移民的主体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他们的政治化程度较高,加之欧洲国家开放、民主的体制提供了以较小的风险获得较大成功可能的政治动员

机会。这样,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 (PKK) 在欧洲库尔德移民中开展了最为成功的政治动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遍布欧洲各国的各种库尔德协会、委员会、联合会、联盟、文化中心、信息中心、研究所中,PKK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一些组织要么亲PKK,如,德国的库尔德协会联合会 (YEK-KOM) 和瑞典的库尔德协会委员会等。伦敦北部哈令给 (Haringey) 的库尔德斯坦工人联合会和哈克尼 (Hackney) 的土耳其和库尔德社团中心霍克维,1990年代中期都选举出了同情PKK斗争的管理委员会。另一些组织则直接是PKK的附属机构,如,1995年初,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阵线 (ERNK) 在赫尔辛基成立的库尔德斯坦信息中心。^⑩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1995年4月在荷兰海牙成立的库尔德斯坦流亡议会,以及欧洲第一家库尔德电视台 Med-TV, 都被认为是PKK的附庸和喉舌。

其次,PKK通过库尔德移民成功地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德国有欧洲最多的库尔德人,其中90%来自土耳其,^⑪ 提供了PKK在该国进行政治动员的资源。因此,德国是PKK在欧洲开辟的“第二条战线”的主战场。PKK把德国分成8个“地区”,30个“分区”和数不清的“分会”,1999年估计在德国约有1.1万PKK成员;PKK还在德国发行名为《自由》的报纸,作为宣传工具。^⑫

1993年,PKK在欧洲的活动达到顶峰。6月24日发生了一群库尔德人冲击驻慕尼黑 (德国)、马赛 (法国) 和伯尔尼 (瑞士) 的土耳其领事馆并劫持了人质的严重事件。德国主要城市的土耳其人的房产、银行和旅行社频繁遭到攻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最终,德国政府于11月22日以非法募集资金及涉嫌毒品交易,对PKK及其35个所属组织发布了禁令。^⑬ 禁令延伸到了欧洲各国。^⑭ 但,禁令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使抗议和暴力冲突升级了。PKK成员及其同情者继续以该组织名义在欧洲库尔德移民中募集资金、散发宣传材料、组织示威游行。1995年6月17日,20万PKK支持者高喊着“政治解决库尔德斯坦问题,不要禁止PKK”,在德国波恩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游行。^⑮

再次,奥贾兰事件席卷欧洲。作为1978年PKK成立以来该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树立了其在土耳其库尔德人,包括海外移民和难民中政治和精神领袖的形象。他长期在叙利亚及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贝卡谷地遥控土耳其境内的PKK武装行动,同时也对欧洲各国的PKK党支

前引 *Kurdish Diaspora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urdish Refugee Communities*, p. 60

联合国新闻: 2004年11月26日“难民署对费卢杰附近的库尔德难民状况表示忧虑”, <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2735>

<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2735> 参见马述强、柴野:《库尔德难民潮冲击意大利,欧盟“申根协定”面临考验》,光明日报1998年01月08日, <http://www.gmw.cn/01gnrb/1998-01/08/GB/17567%5EEM3-0803.htm>; 葛公尚主编:《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2006年9月版, p. 197~198.

前引 *Kurds in Europe: from Asylum Right to Social Right*, p. 46.

前引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p. 213~214.

Denise Natali, *Transnational Network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Kurdish Statehood*, in *The Kurds in Iraq*,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 No. 1, Spring 2004, p. 112.

前引 *Kurdish Diaspora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urdish Refugee Communities*, p. 72.

前引 *Kurds in Europe: from Asylum Right to Social Right*, p. 111-112.

前引 *Kurdish Diaspora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urdish Refugee Communities*, p. 158.

^⑩ *Ibid* p. 153. 库尔德斯坦民族解放阵线 (ERNK) 是PKK的一个附属组织,成立于1985年3月。参见前引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p. 111.

^⑪ Eva Zstergaard-Nielsen, *Translational Politics: Turks and Kurds in Germany*,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 61.

^⑫ Alyssa J. Lyon and Emek M. Uçarer, *Mobilizing Ethnic Conflict: Kurdish Separatism in Germany and the PKK*,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4, No. 6, November 2001, p. 934.

^⑬ 据1995年的数据,PKK一年在德国募集到3000万以上德国马克,PKK的毒品交易活动一年产生8600万美元收益。参见 Emin Gurses, *The Rise and Fall of Violent Kurdish Nationalism in Turkey*,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XXV III, No. 1, Fall 2004, p. 74.

^⑭ 前引 *Mobilizing Ethnic Conflict: Kurdish Separatism in Germany and the PKK*, p. 939.

^⑮ *Ibid* p. 939~940.

部发号施令。叙政府迫于土耳其的压力于 1998 年 10 月对其下了逐客令。11 月 13 日，奥贾兰在罗马机场被意大利当局逮捕。通过电话、传真、电视台、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提供的高效率跨国政治动员的手段，欧洲在瞬间爆发了库尔德人抗议的风暴。来自欧洲各地的数千名库尔德人云集罗马街头，以游行、绝食和自焚等方式举行抗议活动。

1999 年 2 月 16 日，奥贾兰在希腊驻肯尼亚大使馆外被土耳其特工逮捕并押解回土耳其，消息传出后的几小时内，库尔德人围困或占领了整个欧洲的希腊、肯尼亚、以色列和土耳其使领馆，一些外交人员及其家属被扣为人质。激愤的库尔德人捣毁、焚烧停留在这些机构前的车辆并与警方发生冲突，许多库尔德人还进行自焚以致造成数人伤亡。德国因被怀疑同奥贾兰的被捕有关联（德国总理施罗德否认德国卷入了这起事件），从而经历了最严重的冲击。据统计，在德国发生了不少于 46 次的示威游行，10 起针对希腊和肯尼亚外交人员的行动，一群库尔德人占领了驻柏林的以色列大使馆，造成 3 名库尔德人丧生，27 名德国警察受伤，2300 人被拘押。

1999 年 6 月 29 日，奥贾兰被土耳其当局判处死刑。欧洲各地的库尔德人再次纷纷举行集会、示威，要求释放奥贾兰。在塞浦路斯，近 200 名库尔德人在美国驻尼科西亚大使馆门口集会。德国柏林约有 300 名库尔德人举行集会。英国驻波恩的领馆门口也有约 100 人集会。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门外有库尔德人示威。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奥地利和瑞典、在荷兰海牙，警方不得不在土耳其和一些国家使领馆门外加强保安。瑞士首都伯尔尼使馆区和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也都戒备森严。

三、欧洲库尔德移民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库尔德人涌入欧洲首先是给欧盟一体化和欧盟国家内部关系造成了影响。

欧盟各国一直认为意大利的海岸线是库尔德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跳板。为此，在开放边境的磋商中，欧盟各国特别是德国一直对意大利的边防问题心存疑虑，致使意大利在 1996 年 10 月才开始执行《申根协定》，直到 1997 年 4 月才与其他欧洲邻国相互开放边境。针对 1997 年底涌入意大利的库尔德难民潮，1996 年 12 月 1 日才取消申根协定成员国内部边境关卡身份检查的奥地利，又重新加强了对出入意大利边境的人员的检查。德国等国还批评意大利政府收留“提出政治避难”的库尔德人的做法，德国内政部长表示，德国将不承担“由于某些国家迟迟不执行欧盟统一的移民法”而产生的后果；荷兰甚至向德国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长建议，“在意大利切实加强边境控制之前，暂时终止意大利的申根协定国资格”。意大利也是一肚子苦水，它强调其做法正是为了加强非法移民管理，因为根据《申根协定》的规定，外来移民一旦在执行协定的某国提出政治避难，将不允许其向其他执行协定的国家流动。2001 年 2 月法国“东海”号事件，英国向法国施压，要求立即遣返这些库尔德非法移民，认为在过去几年中，法国已变成外国难民设法偷渡到英国去的中转站。2002 年 10 月底，法国

警方宣布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国际红十字会负责的桑加特难民营里，破获一个组织难民偷渡到英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团伙，并逮捕了 40 人，英国趁机要求关闭该难民营，迫于压力，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宣布将在 2003 年 4 月关闭这个难民营。

奥贾兰事件中，意大利不堪要求引渡与反对引渡的挤压，曾想把奥贾兰引渡到德国，德国深怕“引火烧身”，迟迟不敢接手这枚“烫手山芋”，意大利外长和德国外长在罗马长谈 4 小时后，达成将奥贾兰送交国际法庭的妥协方案。当然，后来局势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奥贾兰被押解回土耳其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生库尔德人强行闯进希腊大使馆，并将希腊大使夫妇等几位使馆人员扣为人质的事件，当时正值希腊总统第一次对奥地利进行正式访问之际，事件给希奥关系投下了阴影。

其次，欧洲库尔德移民的政治活动影响了库尔德人原来国家与所在国家的双边关系。

德国和土耳其一战中结成军事同盟；二战中土耳其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参加盟军对德宣战。二战后，德土之间的安全、政治关系通过北约体制进一步强化，德国承担对土耳其的防御义务，是土耳其主要的武器装备供给国之一。两国形成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欧洲持土耳其护照的人 75% 生活在德国；土耳其在德国有一个大使馆和 14 个领事馆，构成了世界上一国在另一国最大的外交代表团之一。德国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土耳其在德国的贸易伙伴中列第 17 位。土耳其是继印度之后德国的第二大受援国。然而，众多库尔德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来到德国，他们有组织的政治动员严重影响了德土双边关系。所有德国政党都对土耳其国内政治持批评态度，呼吁对土耳其施压以改善人权和民主状况，为库尔德问题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还呼吁停止向土耳其出口武器，停止驱逐来自土耳其的寻求庇护者。1992 年 3 月和 1994 年 4、5 月间，政府暂停了对土耳其的武器销售；自 1995 年以来，德国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长时间被冻结。1997 年欧盟卢森堡峰会上，德国不支持土耳其成为欧盟候选国，土德关系降到了最低谷。

库尔德移民对其他欧盟国家与土耳其关系的影响相仿。如，意大利和土耳其同为北约盟国，土耳其还是意大利重要的经贸伙伴，意大利每年向土耳其出口额达 46.73 亿美元。^⑩但同样是库尔德问题困扰着两国关系。1997 年底的难民潮中，土耳其抗议意大利收留“提出政治避难”的库尔德人，要求意大利立即遣返这些库尔德人。奥贾兰事件中，意政府明确表示根据意宪法不能将奥贾兰引渡给没有废除死刑的土耳其，同时，鉴于奥贾兰已声明放弃恐怖活动，意甚至可以考虑给他“政治避难权”。由于意拒绝引渡奥贾兰，意大利驻土耳其使馆前天天挤满了抗议的土耳其人；土耳其国防部长宣布停止与意的巨额军火贸易，土耳

前引 *Translational Politics: Turks and Kurds in Germany*, p. 72.

参见人民日报网络版，1999 年 6 月 30 日，《欧盟各国对奥贾兰被判死刑反响强烈》，<http://web.peopledaily.com.cn/zdxw/10/19990630/19990630101.html>

前引《库尔德难民潮冲击意大利，欧盟“申根协定”面临考验》。

参见东方网 2 月 19 日消息“千名库尔德偷渡遇险”，<http://china.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10219/class014800004/hwz315258.htm>;

新华网 10 月 28 日电“法国警方破获组织偷渡英国的库尔德人团伙”，http://news.xinhunet.com/newscenter/2002-10/29/content_611804.htm。

前引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Leverage Points: Kurdish Activism in the European Diaspora*, p. 110.

前引 *Translational Politics: Turks and Kurds in Germany*, p. 110.

前引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Leverage Points: Kurdish Activism in the European Diaspora*, pp. 110.

前引 *Translational Politics: Turks and Kurds in Germany*, p. 36.

Ibid p. 45.

⑩ 李玉东：“奥贾兰搅起一场国际风波”，光明日报 1998 年 12 月 02 日，<http://www.gmw.cn/01gmrb/1998-12/02/GB/17894%5EGM7-0220.htm>。

其工商界纷纷表示抵制意货。

再次，欧洲库尔德移民的政治活动还导致原来国家国内政治的溢出（国内政治国际化），使库尔德问题成为土耳其加入欧盟最严峻的挑战。

欧盟体系的开放性及其对欧洲库尔德移民政治诉求的兴趣，使库尔德问题越出传统的国家边界，潜在地威胁到了土耳其经济和政治上整合进欧盟的长远目标。

欧盟体制提供的政治机会让欧洲库尔德移民把库尔德问题带到了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欧洲的库尔德人可以角逐欧洲议会席位，如，库尔德裔德国人费莱克纳斯·乌卡代表欧洲联合左翼当选议员。欧洲议会通过的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权利的决定被库尔德运动援引。欧洲委员会要求成员国签署并批准欧洲人权公约和相关议定书，欧洲主权国家保证公民的和政治的自由和权利，并通过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加以明确，欧盟要求成员国必须尊重这些价值观，欧洲委员会有权取消违反这些原则的一国的权利。（土耳其自1949年就一直是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库尔德移民通过把这些原则与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政治现实加以对照，为库尔德运动合理化寻找依据。欧洲人权法庭受理成员国与个人申诉者之间的争端，基地在伦敦的库尔德人权项目（KHRP）就鼓励并帮助流散中的和原来国家的库尔德人向欧洲人权法庭提出个人对原来国家的人权控诉，法庭听证的公开性以及详尽的新闻报道，使每一次对原来国家的判决都强化了欧洲民众有关库尔德人受虐待，库尔德人原来的国家不是一个受尊重的民主自由国家的意识。

欧盟1997年卢森堡峰会和1999年赫尔辛基峰会在确定东扩候选国时两度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原因之一就是土耳其在其国内的库尔德人政策上存在着“人权问题”。2000年10月，负责欧盟扩大的官员宣布，土耳其“未能改善它的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记录。”导致无限期推迟原定于2001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土耳其判处奥贾兰死刑后，欧盟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死刑被执行，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的机会将变得渺茫。2001年3月，欧盟给土耳其定下入盟以改革为前提，要求土耳其按哥本哈根标准改进人权。土耳其随后开始了一系列亲欧改革。2002年，土耳其取消了自1984年以来在东南部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并废除了死刑，通过了143个新法并批准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议定书》。同年8月，议会通过了一揽子改革计划，承诺实现欧盟关于政治民主和人权的最终要求。经过三年的努力，2005年10月3日，欧盟与土耳其最终启动了入盟谈判。

四、欧洲库尔德移民的政治前景

欧洲库尔德移民的政治活动影响了国际关系，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伊朗现政权下，伊拉克和伊朗不被西方世界认同，因此，来自伊拉克和伊

朗的库尔德人与所在国的问题会少一些。反之，土耳其与欧盟、北约和美国有紧密的关系，则对在欧洲的土耳其库尔德人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的政治化倾向特别明显。同时，跨国政治动员的机会对库尔德移民并不均衡。在寻求欧洲人权组织及其他组织承认的时候，伊拉克库尔德运动领导人和组织在国际上已经合法化，而土耳其库尔德运动人员及组织仍在国际社会不被承认，PKK仍被许多国家视为恐怖主义组织。

欧洲国家并不鼓励在欧洲的库尔德组织政治化，更不鼓励以原来国家库尔德运动为取向的暴力方式的政治动员。欧洲库尔德移民示威游行、封锁高速公路、攻击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经济，试图影响所在国政府对其国内政府执行某项特殊的政策，不为所在国接受，特别是当这些国家（如德国）与中东库尔德人所在国（如土耳其）有既得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时。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扩大了欧洲库尔德移民政治动员的范围和机会，他们不再单单以土耳其和欧洲各主权国家作为政治活动的对象，还同时追求超国家层面的库尔德人的政治、文化权利和人权，通过在欧盟和土耳其之间制造摩擦，最终促使土耳其国内发生政治和社会变革。但是，库尔德人作为非国家民族，代表主流社会之外的小群体，难以建立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加之欧洲库尔德移民缺乏政治上的老练，移民群体中缺少受过高层次教育以开展游说活动的成员，其领导层又缺少必要的团结，能够寻找到的政治盟友也很边缘化，因此他们的“院外”努力成效有限。此外，鉴于PKK在欧洲的活跃程度，公众通常把库尔德移民在欧洲的政治努力等同于PKK。在PKK仍被欧洲国家列为“恐怖主义组织”或“犯罪组织”的情况下，库尔德移民要想通过所在国的政治渠道对原来国家的国内政治施加影响非常困难。

找到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对欧洲库尔德人原来的国家和如今的所在国都意味着一种政治收益：它会减少来自中东的库尔德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涌入；会除掉欧洲国家以及欧盟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将推动库尔德移民整合进欧洲所在国；还将有利于维护欧洲国家的国内安全及国际形象。

PKK通过美索不达米亚通讯社宣布于2004年6月1日取消单方面停火。2006年3月28日开始，土耳其东南部又持续骚乱。事实也表明，PKK在欧洲的政治动员远未结束。毕竟，100多万库尔德人在欧洲的存在不容忽视，库尔德问题仍将是双边与多边关系中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欧洲国家在应对库尔德移民的政治活动，又不让在中东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伙伴（尤其是土耳其）不快之间，得一直小心翼翼地寻求着平衡。

（责任编辑 刘 强）

同上。

Vera Eccarius - Kelly,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Leverage Points: Kurdish Activism in the European Diaspora*,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22, No 1, 2002, pp. 112.

Ibid pp. 109 ~ 111.

前引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Leverage Points: Kurdish Activism in the European Diaspora*, p. 100.

前引 *Mobilizing Ethnic Conflict: Kurdish Separatism in Germany and the PKK*, p. 943.

前引 *The Kurds in Turkey: EU Accession and Human Rights*, p. 42 所谓“哥本哈根标准”，指1993年6月欧洲委员会哥本哈根会议为申请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设定的入盟标准，包括三个方面：政治上，建立稳定的机制以确保民主、法治、人权及少数民族权利；经济上，建立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社会上，遵守欧盟和各项政治、经济和货币整合目标。1995年12月欧洲委员会马德里会议确认这些入盟标准。参见 Fotios Moustakis and Rudra Chaudhuri, *Turkish - Kurdish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 Unprecedented Shift in the Kanalist Paradigm?*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Fall 2005, p. 77.

前引 *Turkish - Kurdish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 Unprecedented Shift in the Kanalist Paradigm?* p. 85.

前引 *the Kurds in Turkey: EU Accession and Human Rights*, P. 107.

新华社电，“荷兰警方摧毁库尔德训练营”，新浪新闻网2004年11月14日06:46，北京青年报。